

孫

子

冊

二



孫子十家註卷三

墨子卷三 山東荆楚使分巡 齊魯高長 晉趙孫 晉府 墨子 晉州府 知吳人 驪高 校

謀攻篇

曹公曰：欲攻城，必先謀。李筌曰：合

陳爲戰圍城曰：攻必以此篇次戰之具糧

食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謀已定，戰攻之具糧

王皙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

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杜佑

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李筌曰：不貴

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

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

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

我國亦全乃爲上。王皙曰：若韓信舉燕是也。

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

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

原本作一校已上至一百人也

字之論也今改正

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李筌曰百人已上

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李筌曰百人已下爲

伍 杜牧曰五人爲伍

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

得之

王皙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

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

按此注北堂書鈔引蓋非王皙注也

何

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

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

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孟氏曰重廟勝也。

杜牧曰以計勝敵。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

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王皙曰兵貴伐。

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旣戰。

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

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

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治有謀，伐之易也。孟氏曰：九攻九拒。

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

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

者，勝於無形也。

通典理於作慮其勝敵
作保勝勝於作慮其勝敵
勝於作出於

李筌曰：

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

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

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卽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

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

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

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

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

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

梅堯臣曰以智勝 王皙曰以智謀屈人最爲

上 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

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 張預

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

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

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 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杜佑曰不令合原本無據通 李筌曰伐其始

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

窺山東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

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

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
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
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陳暉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
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梅堯臣曰以威
勝王皙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問其交使之
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若
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
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
服旁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
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
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
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

伐敵先結鄰國爲犄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

也 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

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

以戰勝 王皙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

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

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下政攻城

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書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敵國以收其外糧城以攻之爲下政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

原本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

所害者多 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

舉襯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

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王皙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輶輶藝文類聚引作粉榭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闐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輶輶者輶牀也輶牀其

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

攻守之總名蜚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改正從其初所用字也樓雲梯

之屬距闐者踴土積原本作稍字之譌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

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輶輶上汾下温修櫓長

櫓也。輶，輶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

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

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自修櫓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距闐者，踊土

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

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

也。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輶，輶者四

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墮推之，直就其城。木

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本幔之類也。

距闐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

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

杜牧曰：櫓，卽今之所謂彭排。輶，輶四輪車。排，大

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

塹。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闐者，積土

爲之卽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闐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技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撞車、剗鈎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陳皞

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卽當用此櫓字。

按櫓音訓同盾也。又城上有櫓樓所以立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陳氏

不達字義妄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

具須三月。距闐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

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輶輶者輶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輶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張預曰修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偃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輶輶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墮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尙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

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

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怒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

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曰一戰不勝則禍暨矣。

原本禍訛作過據通典改

李筌曰將

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爲木石斫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

城災也。杜牧曰：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浚，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待，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尸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尙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

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

不鬪

按此係杜佑語見通典原本作何氏非今改正

李筌曰以計屈敵

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

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

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

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

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

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

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

曰戰則傷人。王皙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可不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鄴侯臧

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

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

王皙曰若唐太

宗降薛仁杲是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

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撓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

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公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杜佑曰若誅理

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

李筌曰以術毀人

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頴伐陳之策頴曰江
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
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
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
閒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
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
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
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
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梅堯臣

曰久則生變

王皙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善攻

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

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

不久暴而滅敵國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

不頓收利也

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

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

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

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通典十作什非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

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

按杜佑作通典每全引曹注義有未了即

以己意增釋之不用

十也四字據通典補

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

布也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

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

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

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

倍然後圍之

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

圍之攻守殊勢也

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

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

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

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

能擒非曹公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
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
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
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
不可以訓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 何
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
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前對一
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 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
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
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
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
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

通典五
作伍非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

原本二術作一

術者譌據杜牧張預注改正

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

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

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

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伐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暉曰兵旣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梅堯臣同杜佑註王皙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

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何氏曰：愚智勇怯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杜佑

曰：己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

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其於他哉。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卽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皙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

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爲奇。聚則爲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

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

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

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

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

自名伏兵。非奇兵也。陳皞曰。料己與敵人衆寡

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

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曰。勢力均

則戰。王皙曰。謂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

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何氏曰。敵

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張預曰。彼我相

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
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
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杜佑曰。高壁堅壘。

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

其形。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

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卽墨。燒牛尾。卽殺

騎劫。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

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

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陳皞曰。此說非

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勿戰。王皙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公曰引兵避之也。

杜佑曰引兵避之強弱不

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

杜牧曰言

不若者勢力交接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

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

去不復得也。

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

王皙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

張預曰

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公曰小不能當大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

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

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旣不能強又不能弱

所以敗也。

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

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歿匈奴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皙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強。杜牧曰：才周也。賈林曰：國之強

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杜牧曰：才不周也。梅堯臣曰：得賢則

周備失士則隙缺。王皙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孟氏曰：已下語是。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

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公曰縻御也

杜佑曰縻御也靡爲反

按通典靡爲反

作又

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

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

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

無馳驟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

將苻融揮軍少卻而敗是不知其退

杜牧曰猶

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爲軍

之患害也夫受鉞凶門推轂闔外之事將軍裁之

如趙充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

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

賈林曰軍之

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

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梅堯臣

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

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王皙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通典作軍中之事而同通典作而欲同下同三軍之政者

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

也。杜佑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

治兵也。據通典補夫治國尚禮義通典作禮讓兵貴於權詐

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

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

信，在軍以詐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

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

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陳皞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

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

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

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號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

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衄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號是也當變詐而尙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通典作軍覆疑

矣按杜佑注直以覆敗釋之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

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

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王皙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公曰引奪也

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

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

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

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

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

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

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

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梅堯臣曰君

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

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皙

曰引諸侯勝己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

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

或末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
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 李筌曰

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遇奇五將

無關格迫憊主客之計者必勝也 杜牧曰下文

所謂知彼知己是也 梅堯臣曰知不可不可之宜

王皙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 何氏曰

審己與敵 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

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

通典御覽
識作知

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
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
衆是也 李筌曰量力也 杜牧曰先知敵之衆
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
可是也 梅堯臣曰量力而動 王皙曰謂我對
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 張預曰用兵之法
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
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
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 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
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皙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皞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梅堯臣曰：慎備非常。王皙曰：以我之虞，待敵之

不虞也。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兩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兩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之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

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公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杜佑

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

據通典御覽補

將既精

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者勝真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梅堯臣曰自闔以外將軍制之王皙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

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
 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
 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閒不容髮安可遙
 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
 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
 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
 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
 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
 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
 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
 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
 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
 責平猾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

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原本有者字。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

通典引作知己。彼者誤。

孟氏曰。審知彼己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

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

王皙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

則百戰不危。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

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陳皞

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有罪所以敗也非一勝

一負之義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王

皙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張

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

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

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北堂書鈔作必敗非
通典御覽俱作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
必危也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梅堯臣曰一不

知何以勝王皙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

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十家註卷三

孫子十家註卷三

孫子十家註卷四

鹽志及第書山東魏邦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河兵備孫子形篇注

形篇

曹公曰

軍之

形也

我動

彼應

兩敵

相察

五

營陰

陽向

背之

形

杜牧

曰因

形見

情無

形

者情

密有

形者

情疎

密則

勝因

則形

敗也

無

用兵

者能

變化

其形

因敵

以制

勝有

定形

也善

兩軍

攻守

之形

也

隱於

中則

攻守

而不可

得故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

張預曰所謂知

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公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 杜佑曰先咨

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

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自修

理以候敵之虛懈己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車食善其

教練攻其城則尚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川

澤右丘陵原本作在山川上陵背孤向虛從疑擊

閒善戰者掎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

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

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

數者以為可勝也 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

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

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 王皙曰不可勝者修道

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 張預曰守之故在己

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
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 張預曰藏形晦

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必可勝

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又按呂氏

春秋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証

杜佑曰若敵曉練兵事

原本作在己故練兵士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句後

人臆改之以牽合上句今從通典御覽改正策與道合深爲備者亦不

可強勝之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

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 賈林曰

敵有智謀深爲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 梅堯臣

曰在己故能爲在敵故無必 王皙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公曰見成形也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 陳皞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爲

曹公曰敵有備故也 杜佑曰敵有備也己料敵

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爲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爲我可勝之資 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爲勝敗

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爲 何

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爲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己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

不可爲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

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

衆我寡則自守也

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

之形己則藏形爲不勝之備以自守也。梅堯臣

曰且有待也

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

勝之理則宜固守

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

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御覽一引作不可勝則攻非

曹公曰敵攻己乃可勝

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

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

原本作彼衆我寡互誤按杜佑作通典引用曹注下

附己意此云敵攻己乃可勝者引曹注也已下云
云杜佑語也後人以義不相比又下文有攻則
有餘之言故臆改為彼衆則可攻李筌曰夫善
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

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尚撞棚雲梯

土山地道

原本無城則尚三
字據上文注補

陳左川澤右邱陵背

孤向虛從疑擊閒識辨五令以節衆掎角

原本無掎角三

字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

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

之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皙曰守者似於勝

不足攻者似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

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

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

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

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鬥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便者，動於九天之上。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

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

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於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梅堯臣曰。九地

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
迅也。王皙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
形。沈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
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
備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
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秘
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
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
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
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
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
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

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秘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當見未萌。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 李筌曰知不出衆

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

時諸將噉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

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

衆所不知也 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

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

者矣 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

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

非衆人之所見也 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

善 王皙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

形 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

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御覽作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

原本作爭鋒也據御覽改正

太公曰爭勝於

白刃之口非良將也

據御覽補

李筌曰爭鋒力戰天

下易見故非善也

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

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

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 陳

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

善之善者也 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

稱之猶不曰善 王皙曰以謀屈人則善矣 張

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

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

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

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

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

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皙曰衆人之所

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何氏曰此言衆

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

爲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螳

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

形乃爲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

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經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

者也此後人所改今據御覽訂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

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 梅堯臣曰力

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

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 何氏曰

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己能攻之用力

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 張預曰交鋒接刃

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于未

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

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原本作未形勝之無赫赫之

功也 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

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 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

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舉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鬥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忒字爲貳也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張預曰力戰而求勝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勝之云耳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皞註同李筌

杜佑註同杜牧

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

王皙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

何

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

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

張預曰審

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

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衄是不失敵之敗

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公曰有謀與無慮也

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

以薛公知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

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

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

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

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毆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赴敵，方始趑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

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

張預

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污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

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
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 賈林曰常修用
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
敗故曰勝敗之政也 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
自保在我而已 王皙曰法者下之五事也 張
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
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
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 王皙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王皙曰斛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王皙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
長短 王皙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
敵之情 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
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 李筌曰既度有情則
量敵而禦之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
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

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皙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 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 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 王皙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 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 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知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 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 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 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 王皙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 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爲機數 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 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

珍做宋版印

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皙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

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

敵敗分明見也陳皞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

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皙曰重勝輕也

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

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矣。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皙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御覽注：仞七尺也。其

勢疾也。原本云：其高勢疾也。衍從御覽。

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

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

則其義也。

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

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淖奔注，如我

之攻不可禦也。

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

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

王

皙曰：千仞之谿，至隋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

乘機攻之，決水是也。

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

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淩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

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

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

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十家註卷四

孫子十家註卷五

墨子墨子山東荆楚使公孫汗言齊高兵備道孫墨子墨子山東荆楚使公孫汗言齊高兵備道孫墨子

執篇

曹公曰用兵任勢也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

李筌曰陳以形

哲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以勝不勞力也

張預曰兵勢以成然後任勢

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孟氏曰分隊伍也

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李筌曰善

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

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

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

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

辦是也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卽須多爲部伍部

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
皙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門衆如門寡形名是也。

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門衆如門寡也。夫形

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閒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陳皞曰：夫軍

士旣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

後先。王皙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皙謂

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張

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旣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

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杜牧曰解在下文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王皙

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
敗也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
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
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
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
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
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
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
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
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鑊錙之利犀兕之堅三軍
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
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
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

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

如以礮

按礮當爲礮以字之譌而作音也

唐以後多選音

以冶鐵之鍛當之更謬

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孟氏曰礮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礮石投卵也李筌曰礮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梅堯臣曰礮石也音選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王皙曰鍛冶鐵也

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杜牧曰

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梅堯臣

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

趙將秦使閒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閒之言。

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閒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置陳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

欒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之，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閑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

北堂書鈔作善出，兵按作兵者，義長也。後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言，臆改爲。

奇耳。宋時諸本則皆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闕文也。

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 李筌曰通流不絕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
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 張預

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
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北堂書鈔觀作視

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

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杜牧曰自

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張預曰引

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執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梅堯

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

王皙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

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何氏曰六韜云奇正

發於無窮之源

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劍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何氏注傳寫誤

耳改從何氏

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

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倪也

梅堯臣曰變動周於不極王皙曰敵不能窮我

也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爲變如循歷其環求

首尾之莫窮也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變

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執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

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

急疾之流激得其勢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

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鷲鳥之疾

御覽作鷲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注意惟李筌本作疾呂氏春秋云若鷲鳥之擊也搏

殪則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公曰發起擊敵

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鷂之

攫搏也

鷂通典作鷂搏原本作攫

必能挫折禽獸者皆有伺候

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

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李筌曰

柔勢可以轉剛沉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

者善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

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

能毀折物也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鷲

雖微節勁則折物王皙曰鷲鳥之疾亦勢也由

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

也。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鷲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張預曰：鷹鷲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擊。李靖曰：鷲鳥如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執險。

原本執并作勢，按鷲冠子云執急節短不作勢者，古無勢字也。

今改正篇內并同。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

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

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曠弩，以致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王皙曰：險者所

其節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

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

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也。

杜佑曰：言以近

節也如鷲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
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
短近也王皙曰鷲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
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
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
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
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爲節不
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曠弩節如發機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杜佑曰在度內不
遠發則中曠張也言形勢之曠如弩之張奔擊之
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
微也

原本無今
據通典補

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

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曠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及爲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曠音霍，曠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遠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王皙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

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張預曰如

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

原本

作卒騎者誤從通典改正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杜

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

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

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

幟原本譌作職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

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

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渾胡本反沌陟損反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紛紜而鬥示如可亂旌旗有部

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

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

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
旗下乃出奇正變爲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
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
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
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
獨有弧矢星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
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
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
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
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
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
衆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及人
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

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虜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昇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爲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制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卽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

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
鄭司農註曰局是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
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
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
於戰爭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
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閒容陳足曳
白刃隊閒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
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
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
迸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
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
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陳奇

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整屋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皙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皙謂紛紜鬥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皙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鬥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

形圓無行列也

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此黃帝始

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鬥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敗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公曰皆毀形匿情也

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

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爲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

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疆也爲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疆也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疆然後能爲僞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疆則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僞爲亂勇則能僞爲怯疆則能僞爲弱王皙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疆矣若不匿治勇疆之勢何以致

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懦弱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己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公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爲僞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王皙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執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
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 杜牧曰言以勇爲怯
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

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
不進卽以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
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 孟

氏註同陳皞 梅堯臣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取

王皙曰勇怯者勢之變 張預曰實勇而僞示

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
臆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滅其
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

遂敗於馬陵

疆弱形也

曹公曰形勢所宜

杜牧曰以疆爲弱須示其形

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

陳皞曰楚王毀

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

梅堯臣曰以

疆爲弱形之以羸懦王皙曰疆弱者形之變

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

亂隊伍本整也

張預曰實疆而僞示以弱見其

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

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

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

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公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

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

旆而疏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

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

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滅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

之曰：齊虜。原本作齊，魯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

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

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

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

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

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

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士亡者大半。

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

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觀城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皙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

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
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
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
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
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
時白馬輜重在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
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
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
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梅
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皙曰餌敵使必取予
與同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

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 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

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

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梅堯臣

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

皙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

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

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

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

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

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儁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儁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儁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七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七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七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

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故善戰者。求之於執。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執。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

公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

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悝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戰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師其勢必勝

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

陳皞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卽須擇而任之。賈林曰讀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皙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

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執者

通典無任字

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

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

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

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

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

此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

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

也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

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

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

得已則鬥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執通典無善字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執

也

杜佑曰言形勢之相因原本無據李筌曰蒯通

以爲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

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

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

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

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

東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

疾速爲本故能用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

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

皙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

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石轉於山

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五